一个词语的悲欢离合

李汶蔚

百余年前，阿赫玛托娃在皇村提笔，塔钟的指针对她来说并不意味着会致人死亡的“利箭”，往事不再对她的心灵施加压力，她成了心态超脱、意志坚强的人。那时，她何曾想到，“诗歌”一词将融入她的骨血，与她一同经历二十世纪的悲欢离合与云谲波诡。

(点拨:仅从开篇看，作者的阅读是有深度的，甚至是专业的，不是浮光掠影地积累了所谓素材，而是洞察了一个诗人的人生与创作。作为命题作文，本文开篇寥寥数语，出手不凡，既扣合了标题，又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一个伟大诗人一生与诗歌的缠绕。)

作为俄国白银时代著名的抒情诗人，她本就应为自己堪与普希金相提并论的诗才而骄傲，更不必说追捧她的人如何恰切地称她为“俄罗斯诗歌的月亮”。诗歌使她从一众沙俄贵族小姐中脱颖而出，成为“天之骄女”。正如所有诗人一样，阿赫玛托娃有着极度细腻的情感，她伤春悲秋，低吟浅唱着少女情怀。或许命运也因此安排诗歌的缪斯护佑她，诗歌为她内心冷色的纯净世界打开了出口，于是那些灵光、意象、微妙的情感于她的纸笔间生花。亦是诗歌令她成为“阿赫玛托娃”。

(点拨:一开始，诗歌带给诗人的是“欢”，是人与诗之“合”。)

直到某日，阿赫玛托娃再也无法写出如她早年所写的那般轻逸灵秀的抒情诗了——苏联来了。从斯大林批评“阿赫玛托娃除了古老而高贵的姓氏外毫无价值”到旧俄国文人相继受到谩骂、迫害，残酷的现实通过诗歌所遭受的悲惨命运显露出来，这如何不令她沉痛？从此，诗歌不再是往日的鲜花与掌声，而是变成了扔向她的砖头。阿赫玛托娃因诗歌被托举上了“月亮”的神坛，也因诗歌跌入地狱，从月亮碎成了白色的瓷渣。

(点拨:“欢”“合”之后，诗歌带给诗人的是“悲”，是“离”之痛。)

如若有人在阿赫玛托娃的早年访问她，并谈起诗歌的意义，那她自会坦然发表真知灼见；但若是中年的她，恐怕来宾得到的回应仅是一声叹息，不仅为她自己，也为诗歌的命运。

(点拨:“悲欢离合”，四字尽显。)

俄国诗人的命运正是诗歌在俄国的命运的复写。虽说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腐败而混乱，但那个时代孕育出了无比丰硕的美学之果，将俄罗斯的文化从北域蛮荒抬进了大雅之堂。诗歌正在其列。它本是一个词语，一个索绪尔口中的“能指”，却饱含了无限的可能：暴烈如革命的鲜血，克里姆林宫的美酒，妇孺无助的嚎叫，觥筹交错的狂欢……词语因人而特殊，因人而变化，因人而悲欢。然而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以极端形式把诗歌（最具代表性）一类的词语压迫成了单薄的符号——一切服务于政治。诗歌丰富的生命忽然被碾成单调的微尘，就像阿赫玛托娃的人生悲剧。

(点拨:本段具体地呈现了对诗人来说“诗歌”一词的 “ 悲 欢 离合”的根源。)

我们不难洞见，人的悲欢离合寄寓在词语中，而无数人的悲欢离合聚合成了社会整体的悲欢离合，词语的境遇也正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。词语本身是一种符号，但也不仅仅是一个只能指涉一种意义的符号。词语构成了人类的语言，语言承载着人类的思想。语汇单薄化后的可怕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：百口同声，无法产生有效的创见，人成了复读“标准答案”的机械。词语是文化的缩影，词语的末路即文明的末路。

(点拨:超越具体的诗人，拓展到普遍的意义——“词语”即社会与文化的缩影。)

返论诗歌，曾有人将诗歌称作“用的艺术”，此言不假。诗人正是依靠词语的丰富性创设了诗歌的意境，令读者在诗歌中挖掘意义的宝藏。无论悲欢离合，皆有价值。

(点拨:“ 悲欢离合”，是诗歌的命运，是词语的质地，也是人和社会的原貌。升华得好！)

其实，阿赫玛托娃并非孤例，芸芸众生的经验也定有启示。我想，词语的悲欢离合恰似阿赫玛托娃于诗中提到的被揉作一团的信——让我们将它捡起，铺平，再续写。

总评:“一个词语的悲欢离合”这样的命题显然更适合一种文化表达，因为词语与人、与社会、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符号与本体的关系，需要洞察，需要披露，需要阐释。

作者选择的词语是“诗歌”。如果就以“诗歌”为关键词，揭示诗歌本身命运的悲欢离合，也能有丰富的写作对象；但为了聚焦，作者从诗歌的大千世界中，选择了自己眼中最具有悲欢质地的诗人阿赫玛托娃来重点表现。作者显然非常喜爱和敬重这位女诗人，不仅喜爱，还因自己的深度阅读，洞察了诗人命运的线索。于是，作者的钦敬和感慨不虚浮，有支撑，呈现出一种“深度剖析”的状态。

最后，由“其实，阿赫玛托娃并非孤例”一句，作者从具体的诗人与诗歌的命运，上升到了普适的意义，由点到面，由表象及内里，再次亮明主旨——一个词语的悲欢离合。这哪是简单的词语，这分明是社会，是历史，是人生。

从作者写作此文的成功来看，我们的阅读就该如此有深度，我们的写作就该这样言之有物。

（决赛评委、特级教师 陈兴才）

参赛者说

真正的写作，出发点从来不是借固定命题发挥，而是心在笔前，有感而笔动，以手写我心。

与这次作文大赛的其他赛题相比，“一个词语的悲欢离合”显然更直观地表明了它的抒情倾向。词语是语言的基本单元，而语言又创生于人类的社会化进程中。那么，词语的悲欢离合也就是词语使用者的悲欢离合。

我选择阿赫玛托娃与她的抒情诗，作为“诗歌”这一词语在特定历史政治环境下的缩影。诗歌对于阿赫玛托娃的意义在其生命的悲欢离合中不断变化，诗歌本身也在从沙俄到苏联的时代更迭中经历了悲欢离合——这些共同指向了诗歌这一文学体裁所具有的抒情性与自由性，因而隐喻着人类社会中普适而永恒的命题：对美与自由的追求。

悲欢离合，生之于感，发之以情。